

本研究來自筆者對《梁皇寶懺》<sup>1</sup>滿懷喜愛和疑惑。自出家以來，常住道場不定時禮拜《梁皇寶懺》，作為僧眾修學禮懺，或帶領信眾祈福報恩。禮拜《梁皇寶懺》能解冤釋結，消除業障，也因其法緣最廣、文詞最美、功德最深、功用最大，所以深得「懺王」之美名，令佛教徒特別喜愛並不畏辛苦地禮拜。《梁皇寶懺》的形成，多數人皆認為是梁武帝為救拔善嫉的郗氏而親閱佛經製成，亦有文獻指出此懺是因梁武帝因感六根易造罪而思維懺罪意涵，延請真觀法師遍覽諸經後編撰而成。其真正撰者，引發筆者好奇。

而在唸誦經文時，發現《梁皇寶懺》十卷中，常以「法數」來引題，文句對襯優美，讀來令人心生歡喜與悲切。例如第一卷，所用的名詞皆是「一」，如：一音說法、一乘佛法、一切無礙人，皆從一道一門，而出生死海；一乘圓頓教，皆因一相一味，而證涅槃山；而在第二卷，就以「二」的名相帶出其義，來闡述佛家懺悔的思想。經文意義深入人心，禮懺對象涵蓋甚廣，上至國王、帝王、人民、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惡知識、諸天諸仙、護世四王；下含：龍神八部、幽顯靈祇、十方一切怨親及非怨親、四生六道、一切眾生及眷屬等。隨著大眾異口同聲的唱誦，洗滌煩惱塵垢，頓覺身心舒暢，並感受佛門浩瀚及慈悲濟度眾生之精神。

在禮拜《梁皇寶懺》時，仍不免產生諸多疑惑，例如：作者為何在《佛說佛名經》<sup>2</sup>只挑選一千七百八十九尊佛號為禮拜之對象，其中，每次禮懺皆以「南無彌勒佛」為首，以「南無觀世音菩薩」為尾，而非如《慈悲水懺法》<sup>3</sup>、《慈悲藥師寶懺》<sup>4</sup>皆以「毗盧遮那佛」為首，其用意何在？其次，在佛教經典中，因果文數不乏其數，《梁皇寶懺》為何獨鍾於《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和《佛說雜藏經》來說明三世因果，勸化世人莫以小惡而為之，是否具有任何特殊隱喻？將這些隱喻置入經文，整體結構有何意義？以及如何影響《梁皇寶懺》於日常生活的運用？經文言簡意賅，引發筆者好奇故事之原委，故而從原經典中找出故事原典，進一步探究它的源流始末。

為何佛教徒喜歡禮拜《梁皇寶懺》甚於其他懺法？除相信禮懺能令眾生獲得超度，生者亦可得到無量功德或消災解厄外，禮懺的心態是否落入迷信？現代佛教經懺若不能好好體現原意，是否流人商業行為，以價計酬，喪失製懺者之原意，此種傾向將把佛教導向興盛或者滅亡？基於以上種種疑問，經筆者查閱許多相關資料，發現學界和教界人士對《梁皇寶懺》各持不同觀點，各種問題陸續浮現，促使筆者不想再盲目的拜懺，希望深入研究《梁皇寶懺》的製懺因緣及內容，尤其是供養讚及總括讚引用的經典意涵，例如第五卷的供養讚中：「青瓜、紅柿、阿梨樣、荔枝、龍眼堪供養，庵麻羅果世無雙。」有的是常見的水果，有的是不知名的果實，如果就依文隨意唱過就算了，是得不到拜懺效果的。唯有理解為何要引用這些水果的因緣及時代背景，及懺文中引用之佛教名相，在禮懺時才能依文觀想，得到拜懺的功效。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佛教徒在誦經禮懺時能深入理解義理，得到身心靈的安頓與意境提升，加強因果觀念的意識，因為《梁皇寶懺》乃

## 2016 如學禪師佛教文化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得獎論文摘要

# 《梁皇寶懺》研究

釋堅如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具備許多因果故事，並給予方法，如同卷三：「為人大富，從佈施中來；為人長壽，從持戒中來；為人端正，從忍辱中來。」<sup>5</sup>人們希望得到富貴，需要經常做些佈施工作，濟助貧窮或需要幫助者，而不是依賴偷盜、搶劫、行非法之事而得到的富有，因為為不適過自我良心的譴責；《梁皇寶懺》不只是教導我們犯罪了如何懺悔得清淨，還指引我們如何將懺文之意運用在日常生活中，若要獲得好果報，就須種植善因，這種觀念引導人們朝著正能量的光明大道，遠離人生的無望或導致身心的分裂。

當筆者禮拜《梁皇寶懺》時，認為除了可以超薦亡者，甚至還能讓生者得到消災、解厄、和祈福功德；然而，學界卻有人認為它是假藉梁武帝之名所成，兩極化的差異，應如何界定它的地位與價值？本論文的研究面向，將著重於《梁皇寶懺》整體經典結構意義，與其時背景及禮懺製造，但現行流通版則於元代作了修補。接著解析製懺的作者何以是真觀法師，並說明寶智禪師擔任製懺發起人之緣由。

第二節是《梁皇寶懺》懺本的結構，將十卷四十品的懺文，依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形式解釋，比較《淨住子淨行法》結構上的差異，總結《梁皇寶懺》強調「素食」、「孝道」及「神明不滅」論，主張出家僧眾應勤修此懺法門；而《淨住子淨行法》則是重視依戒律精神修持，原是設計給在家菩薩布薩的儀式。

《梁皇寶懺》屬於懺法之一種，懺法本身是作為一種實踐的法門，已有的佛教教義融入儀式，再表達出來的一種實踐成果。因此，它背後必定隱藏了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與心理需求。而研究過程如何尊重既有研究成果，事實求是地把他人的成果使用在自己研究中？因此，研究懺法，研究者本身需要具有綜合技能。<sup>6</sup>就筆者而言，除本身略涉佛典外，常住寺院舉辦梁皇法會，必須親身參與禮懺儀式，以親身體驗的背景探討本論題，並引用印順法師提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從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在個人修持或佛教徒們禮拜《梁皇寶懺》時，能更加瞭解經文義理，真正達到禮懺的功效。

《梁皇寶懺》在每卷結束前以出懺玄文及總括讚，綜述前所讀誦之長行。本文前六章依序論述《梁皇寶懺》作者、懺本解析、懺悔本意、南朝禮懺之風氣及禮懺之益等，綜括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乃因筆者每次禮拜《梁皇寶懺》時都被懺文詞意深刻，文詞優美，讚句鏗鏘有力而感動。同時亦產生許多疑問，諸如：禮拜佛名之意義為何？每次誦完一段長行後，禮佛時皆以「南無彌勒佛」為首，以「南無觀世音菩薩」為尾，而非一般禮法以「毗盧遮那佛」等過去七佛為首？懺文引用諸多譬喻故事，歷述地獄劫難，讀來令人汗毛直豎，而故事中所犯的過錯與現實生活環境太貼切，也引發筆者對故事本末的好奇。諸如上述，引發筆者想研究《梁皇寶懺》的動機，並以用「以佛法研究佛法」之方式，從《大正藏》各經論，找回懺文原來意義，日後拜懺能更清楚懺文之意義，及應發菩提心，以達自他兩利。

第二章論述懺悔滅罪的涵義。首先闡明「懺悔」一詞之由來與原意，再依懺法歸類為三項，依項目之解釋，得知《梁皇寶懺》乃

故事。若再加上卷一引用《護口經》一則故事，強調口業之易犯難持，則整部《梁皇寶懺》共有三十二個故事。而故事的事由多以不信三寶、不孝父母、傷害眾生、烹煮食肉、飲酒鬥亂為主要過失。

比對過程，發現《梁皇寶懺》引用諸經時，不僅在文字有所變化，連犯罪對象也將原本的俗多僧少，改成僧多俗少，用以約制當時的僧眾，以保帝王之威望。

第六章論《梁皇寶懺》對現代社會的價值與影響，則從古代經教儀法的發展，審視現代佛教經教儀法的盛行，從早期僧眾以禮懺為自修法門，到後來以經懺為經營寺院之道，早已失去禮懺法門的原意，所以開此章節探究其利弊得失，並提出改進之建議，從而討論《梁皇寶懺》對現代社會的價值與影響，回歸原始拜懺的解怨釋結、消災解厄的目的，而不是存著功利主義或求功德的心態，重新回歸到自己生命的清淨本性，勇於面對過錯，提醒自己不再造做罪業，這才是懺悔的精神。並以當前社會亂象為例，思考為何在豐衣足食、資訊發達的時代中，人們的心靈卻日益焦慮不安，情緒容易失控呢？如果藉由宣揚《梁皇寶懺》的教義及因果法則，相信犯罪會逐漸降低，所以《安士全書》云：「信因果者，其心常畏，畏則不敢為惡；不信因果者，其心常蕩，蕩則無所忌憚。一人畏而行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蕩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sup>7</sup>外在環境讓人心不安而感到痛苦，種種不祥之氣瀰漫世間。吾人欲求福反得禍，欲避苦卻為苦所逼，如果多數人能信仰宗教，相信因果，就能化戾氣為祥雲，轉苦緣為樂果。

近幾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很多人適應不良，迷失本心，隨機殺人的事件層出不窮，歹徒兇殘的殺害無辜路人，行徑令人髮指，而隨機殺人的目標很多是以沒有能力反抗的幼童為主，造成父母擔憂臺灣治安無法讓孩子平安長大。面對層出不窮的天災，如地震、海嘯、颱風、水災；及人類為災害，如氣爆、隨機殺人、恐怖攻擊、食安問題、病毒孳生等負能量的事件時，身為三寶弟子，會以「因果業報」來解釋，但因果關係極其複雜。就算用目前最大最精密的電腦，也難以運算，況且又牽涉到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我等凡夫眾生肉眼實難看清，故不能亂做評論。但卻能從佛法的修持改變自己，化解冤業。

其次，在入懺文前還有一首「供養讚」。《梁皇寶懺》十卷儀文之中，依序以佛教中常用的供養品約有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等十種供品，代表不同的功德及象徵意義，以讚頌三寶種種功德來供養諸佛菩薩，祈請佛菩薩降臨壇場，加持會眾，而獻上歡喜至誠之意。就如初次到他人家裡拜訪，有事請教，藉伴手禮表達誠摯懇切之意。《梁皇寶懺》每卷儀文圓滿時皆有個尾讚，亦稱為「總括讚」。把這一卷的大意，提綱挈領、畫龍點睛的將重點指引出來。總括讚最後並分別依卷數稱揚十地菩薩名號。

第五章論《梁皇寶懺》的因果故事，先分析徐立強的研究成果，發現《梁皇寶懺》的譬喻故事不只二十八條，因而重新整理論述，分別就《梁皇寶懺》卷三、卷四的儀文中，比較《梁皇寶懺》與《報應教化地獄經》引用了十七個故事、《佛說雜藏經》引用九個故事、《經律異相》引用四個故事，和《雜阿含經》的一個故事，共計三十一個

導 師：印順導師 劉紹人：如學禪師  
發行人：禪光法師（郭麗菊）  
發行所：財團法人法光文教基金會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80 巷 20 號  
編 誌：法光雜誌編輯委員會  
電 話：(02)2578-3623 (02)2577-7920  
傳 真：(02)2577-6609  
E-mail：fakuang@msa.hinet.net  
網 址：<http://fakuang.org.tw/>  
印 刷：松雲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本雜誌經台北市政府核准登記  
登記證為局版北市府字第 2405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3285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郵政劃撥帳號：50179245 財團法人法光文教基金會

DHARMA LIGHT MONTHLY

法光

第 330 期 2017 年 3 月出刊

免費贈閱・敬請助印

郵資已付  
台北郵資許可證  
台北字第 5132 號

第 330 期要目  
淺談「開決」  
《梁皇寶懺》研究

# 法光 2017 年春季班課程

- ◆ 開課期間：2017/03/01~06/13。（全期上課 15 週）
- ◆ 上課地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60 巷 20 號）
- ◆ 報名方式：Tel:(02)2578-3623 Fax:(02)2577-6609 E-mail：[fakwang@gmail.com](mailto:fakwang@gmail.com)
- ◆ 上課時間、課程名稱及任課教師如下：

上課時間	科目名稱	任課教師
01. 週一 09:30-12:00	《瑜伽師地論》（本課程只上課 12 週）	鄭振煌（法光佛研所教師）
02. 週一 19:00-21:00	藏語入門（上）	葉蕙蘭（法光佛研所教師）
03. 週一 19:00-21:00	藏語進階	丹增南卓（甘丹寺拉然巴格西）
04. 週二 19:00-21:00	英語佛法選讀	高明道（法光佛研所教師）
05. 週二 19:00-21:00	藏漢翻譯方法	黃奕彥（政大、法光佛研所教師）
06. 週三 19:00-21:00	藏文文法	黃奕彥（政大、法光佛研所教師）
07. 週三 19:00-21:00	藏語中級	張福成（法光教師、資深翻譯）
08. 週四 14:30-16:30	初級藏文佛典選讀（中觀）	張福成（法光教師、資深翻譯）
09. 週四 19:00-21:00	書法寫經	胡進杉（故宮圖書文獻處副
10. 週四 19:00-21:00	《大乘嚴寶王經》梵漢藏本對勘選讀	劉國威（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11. 週五 19:00-21:00	攝類學（中）	丹增南卓（甘丹寺拉然巴格西）
12. 週六 09:00-12:00	根本佛教講座	楊郁文（中華佛研所研究員、法光佛研所教師）
13. 週六 09:00-11:00	龍樹知識論—對正理派的批判	劉嘉誠（法光佛研所教師）
14. 週六 10:00-12:00	西藏佛教史專題	劉國威（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15. 週六 13:30-16:30	漢藏文《俱舍論》研讀（3 月 4 日起，共 10 週）	蕭金松（法光佛研所所長）
16. 週六 14:00-17:00	《菩薩藏經》選讀（3 月 4 日起，共 10 週）	高明道（法光佛研所教師）
17. 週日 08:00-10:00	巴利偈頌選讀	高明道（法光佛研所教師）
18. 週日 09:00-11:00	止觀研究與實習（免費課程）	釋清如（法光佛研所教師）
19. 週日 10:00-12:00	巴利契經選讀	高明道（法光佛研所教師）
20. 週日 14:00-16:00	巴利語中級	高明道（法光佛研所教師）

#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2017 夏期密集課程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01. 7 月 17 日至 8 月 4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上午 10:00~12:00 (共 30 小時)	藏漢文 《俱舍論》對讀	蕭金松老師 (法光佛研所所長)
02. 7 月 17 日至 7 月 28 日 共二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2:00~05:00 (共 30 小時)	梵文 《善勇猛般若經》研讀	蔡耀明教授 (台灣大學教授、法光佛研所教師)
03. 7 月 17 日至 8 月 4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2:00~04:00 (共 30 小時)	藏語入門（一）	葉蕙蘭老師 (法光佛研所教師)
04. 8 月 7 日至 8 月 25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2:00~04:00 (共 30 小時)	藏語入門（二）	葉蕙蘭老師 (法光佛研所教師)
05. 7 月 17 日至 8 月 4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7:00~09:00 (共 30 小時)	初級藏語會話	丹增南卓法師 (甘丹寺拉然巴格西)
06. 7 月 18 日至 8 月 10 日 共四週 每週二至週五 (最後一週只上到週四)下午 07:00~09:00 (共 30 小時)	漢譯契經選讀— 《月燈三昧經》	高明道老師 (法光佛研所教師)
07.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 共二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2:00~05:00 (共 30 小時)	巴利語入門（一）	高明道老師 (法光佛研所教師)
08. 8 月 14 日至 8 月 25 日 共二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2:00~05:00 (共 30 小時)	巴利語入門（二）	高明道老師 (法光佛研所教師)
09. 8 月 7 日至 8 月 25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上午 10:00~12:00 (共 30 小時)	藏文佛典選讀（中觀）	張福成老師 (資深翻譯、法光佛研所教師)
10. 8 月 7 日至 8 月 25 日 共三週 每週一至週五 每天下午 07:00~09:00 (共 30 小時)	進階藏語會話	丹增南卓法師 (甘丹寺拉然巴格西)
11. 8 月 14 日至 8		

對語文方面較遲鈍的人而言，看些當今發表的學術性著作，往往頗感刺激。例如香港弘毅教育文化學會的趙汝明於2007年9月在《普門學報》第41期發表了《辨解與開決——〈唯識、因明、禪偈的深層探究〉一書綜述》一文。從題目的架構來判斷，「辨解」與「開決」應該是這篇書評的核心概念。問題是：「辨解」在詞典上還找得到，但「開決」，即使是以《中文大辭典》、《漢語大詞典》之類的大部頭詞書，都未收錄。趙氏大作本身雖數處提到該詞，小標題也用過，但從不加以解釋，態度上大概認為讀者水準應該夠高，足以自行體會，順便又欣賞作者的文筆。然而狀況恐怕沒有那麼單純。只要查趙文題目的英譯“On Profound Analysis of Mind-only Philosophy, Buddhist Logic and Ch'an Verses”<sup>3</sup>，就發現是刻意避開最主要的項目「辨解與開決」。這不是唯一反映譯者難以掌握「開決」的例子。林文彬2013年12月刊登《興大中文學報》第34期上的《智旭〈周易禪解〉之「四悉檀」及其釋義》，提要中最後一句「儒佛雖然可以同源於真如本體，但儒雖具性德卻無修德，這亦就是智旭〈周易禪解〉會通《易》佛的用意，要以此開決儒典，指出向上一路」，英文翻譯為：“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ave a common origin of Tathata (true thusness or suchness). While Confucianism has virtue but no cultivating virtue, this is also a motive for integrating “Yijing” and Buddhism in Zhi-xu's ‘Zen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to carry out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it, and pointed out a way to get upgraded.”<sup>4</sup>，「開決」如何指“to carry out”，叫人費解。

可見，在理解上「開決」明顯產生困難，不過也有作者還重複使用，例如朱文光《考證、典範與解釋的正當性：以〈大乘止觀法門〉的作者問題為線索》中說：「縱然純就建構哲學觀念的立場上來看，牟宗三在語意脈絡中亦時常顯現捉襟見肘（或自相矛盾）之處；這種情形，多半出現在將佛教名相用來詮解西方哲學思想，或運用西方哲學術語來開決佛教思想的時候；……」<sup>5</sup>在《楊文會〈孟子發隱〉探析》又寫道：「順此觀念脈絡推演，後代學者探究儒、道經典者，隨其根器頓漸，詒解亦有深淺之別。此種學術史觀點，實已超出情量之限，非由佛教哲學開決不可。」<sup>6</sup>或如謝大寧於《般若的兩論式——以龍樹四句和智者四句為例》一文提出：「因此，我們必須視真常系立如來藏心的說法為仍待開決的系統。由此系統之開決，我們乃可以獲得進入天台思路的鎖鑰。」<sup>7</sup>且在《譬喻與詒釋——從法華經的譬喻看牟宗三先生的天台詒釋》上又論述：「這就是說以『即』來開決一切煩惱，這開顯實，總之就是一個『煩惱即菩提』的原則之到處適用。」<sup>8</sup>其實，不管朱文光還是謝大寧，「開決」的使用無疑都受了牟宗三的影響。謝氏文中也直接援引

## 淺談「開決」

高明道

牟氏相關文字，例如：「此是相應那原初的洞見而來的存有論的圓具之一念心。它不是通過經驗的分解而建立的持種的阿賴耶識，雖然它與阿賴耶識同是無明妄心；它亦不是分解地說的八識中的第六意識，雖然統此八識皆可名為一念心，亦可說開決了此八識而成為一念心。分為八識是阿賴耶系統，此是別教說。而此一念心則是圓教說，故它既不可以被視為第八識，亦不可以被視為第六識。它是開決了八識，相應圓教融和為一說的。」<sup>9</sup>或如：

「他是從圓教的立場把那些分解的陳述作一開決融化而作一詭譎的表象。」<sup>10</sup>牟氏此處所謂的「他」指天台智者大師智顥。這樣一來，「開決」被運用的一個脈絡便瞭如指掌：智顥→牟宗三→讀了牟氏著作而受其感染的晚輩學者。

要注意的是：這些晚輩並非悉數以理所當然的心態將「開決」寫到自己的作品裡。舉例來說，程恭讓在《略析〈佛性與般若〉在牟宗三哲學思想進展中的位置》裡提到該詞——「分別說（分解地說）即鋪陳法相，成立概念，以概念、命題和邏輯的形式建立思想系統；非分別說是指將法相、概念予以融通、淘汰，把以概念、邏輯方式建立的思想系統一一予以「開決」，開顯實，由此成立思想系統的方式叫非分別說」<sup>11</sup>，就特地用引號來標示。至於牟氏本人，他曾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之第十六講「分別說與非分別說以及「表達圓教」之模式」如此說：「那麼，《法華經》到底有什麼特殊處呢？《法華經》主要的問題在於「權實問題」之處理。凡是分解說的都是權，而非分解說的才是實。如何處理權實的問題呢？照《法華經》所說，即是『開顯實』，開是開決，決了暢通之義，此可模擬於《般若經》之融通淘汰而實不同。『決了』，照康德的話說，就是一種批判的考察（critical examination）；而照佛教辭語就是一種「抉擇」，也就是將以前所說的一切法，作一個評判、抉擇，這不就是批判考察嗎？因此，『決了』就是要使我們能抉擇通達。好比佛說小乘法只是個方便，一個權說，不可停滯或執著於此，否則永遠只是小乘。因為佛說小乘法，並不是叫眾生只做個阿羅漢就完了；所以眾生對於小乘法，若能決了暢通，即知當下就是佛法。」最後一句還下注解補充說明：「《法華經》卷四〈法師品〉有偈云：『若聞是深經，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聞已諦思維，當知此人等，近於佛智慧。』」<sup>12</sup>

（下轉第3版）

本救人患。」<sup>13</sup>詩詞則有白居易《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的「砌水親開決，池荷手自裁；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回」和方幹《東山瀑布》的「素色噴成三伏雪，餘波流作萬年溪；不緣真宰能開決，應向山前雜淤泥」。<sup>14</sup>漢譯典裡唯一相關記載——「或燒除葦掃，開決溝渠，枉害一切」——既見於兩種無名氏的《佛名經》<sup>15</sup>，又載於《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和《現在賢劫千佛名經》<sup>16</sup>，年代一律不詳。不過確定比它早的譯本有東漢支婁迦讖翻譯團隊所出<sup>17</sup>《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該經記載：「他真陀羅白佛：『今吾等所作已若如佛——生死已盡，但住於天人，已住於佛道。今已具法藏，已住其慧地，已治於功德，已現於諦道，已說憚惡拘舍羅，已造菩薩心，開決眾法，說所說而得依，歡喜而聞法。』」<sup>18</sup>參照同本異譯、出自姚秦鳩摩羅什之手的《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對等的地方作：「爾時大樹緊那羅王白言：『世尊！今佛、世尊已為我等大作佛事——除淨惡道，安住善道，示菩提道，住於智慧大寶之藏，成辦一切出世善根，說助成就波羅蜜伴，示善方便，勸菩提心，聞法充足，得示、教、利、喜，愛樂深法，悉得安住不退轉地。』」<sup>19</sup>足見，東漢的「開決」大體相當於姚秦的「示」，而「示、教、利、喜」的「示」背後的印度語文詞是 *samparsayati* (梵) / *sampaddeti* (巴)，含“to cause to be seen, display, show; to represent; to expose, explain”、“to teach, instruct”<sup>20</sup>義。因此，這邊的「開顯實，決竅今妙」<sup>21</sup>等文獲得靈感認為：「由此可知，開決，就是即將一切人開發決了成妙人，一切法開發決了成妙法，一切行開發決了成妙行，一切事開發決了成妙事。也就是將所有一切粗權藉開發成為實妙的跡象，這就是決了的作用。」<sup>22</sup>此段文字雖然不少，然而可惜，自由詮釋的程度似乎太大，而且「開決」不再局限於「水」的範疇。它較廣泛地指「開」<sup>23</sup>，而此處「開」的概念進一步轉移到「解說」、「啟發」義<sup>24</sup>。

一個漢譯史上可注意的現象是：撇開年代不明的各種《佛名經》不談，自從東漢《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譯成華文之後，要等到唐朝，才有兩位譯者在極少數的幾部佛典裡重新採取「開決」一詞。一位是李唐以弘揚密續著名的「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他一百六十餘作品當中只有一處跟本文主題有關，即《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演一切賢聖入法見道顯教修持品》中「阿闍黎與三時開決心地疑網」。<sup>25</sup>

第二位——翻譯律典貢獻卓越的「三藏法師義淨」——譯著雖然沒有像不空那麼豐富，但畢竟還是有六十多部，不過「開決」的使用率跟不空一樣非常之低。《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二書的《觸火學處》都記載同一首阿難講的偈頌：

（下轉第3版）

（上接第2版）  
日去於經有疑問 求解者應行<sup>26</sup>——已提起結夏安居時可以因為對「經有疑問」等請假到外面向智者求教，長行的解說中就講地比較具體：「『若於三藏有疑，須欲諮詢，亦得去不？』佛言：『得去。』『若苾芻未得求得、未解求解、未證求證，及有疑心須往開決，為斯事，亦得守持七日去不？』佛言：『皆得。』」<sup>27</sup>

『皆得。』」<sup>28</sup>

唐代的這三項使用例，無一不跟「疑」有關。不空提的「疑網」，在同朝代其他譯本裡，都搭配著「斷」<sup>29</sup>、「斷滅」<sup>30</sup>、「斷除」<sup>31</sup>、「斷絕」<sup>32</sup>、「絕」<sup>33</sup>、「散」<sup>34</sup>、「除」<sup>35</sup>、「除散」<sup>36</sup>、「破」<sup>37</sup>、「解破」<sup>38</sup>等動詞，也有單獨的「決」<sup>39</sup>以及複合詞「決除」<sup>40</sup>。至於義淨的「大眾疑心」，可參考元智菩提流支《金剛仙論》所謂：「『佛言：『如是』』者，如來可須菩提所說當理。佛去大眾疑心，明：『實如汝所說，……』」<sup>41</sup>而用到「去」來配合「疑心」，則有東晉竺無闍《寂志果經》的「比丘去疑心，無猶豫」<sup>42</sup>與《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東晉竺難提《大乘方便會》的「除去疑心」<sup>43</sup>。依此可知，「開決」在同語境出現時，「開」、「決」兩個詞素無疑都反應「銷除」、「解除」、「突破」之類的意思。<sup>44</sup>北宋的譯者多沿襲這樣的用法，但是整體運用上較唐代譯本活潑。消除疑惑的例子有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45</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46</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47</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嘉生有疑惑開決」<sup>48</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49</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翻譯的《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談到往昔有位哀愍王一夜之間做了十個夢，自以為大不吉祥。醒後問大臣，大家卻不敢論斷吉凶。再請教某婆羅門，竟被他的答案嚇到了。哀愍王的女兒發現父王悶悶不樂，建議乾脆找佛陀，因為一切智的世尊一定能判斷這些夢相究竟象徵什麼。哀愍王採納女兒的主張，跟許多隨

從到如來停留的地方。<sup>50</sup>爾時彼佛即為哀愍王及諸會眾如應說法。示、教、利、喜已，佛即默然。彼哀愍王從座而起，住立佛前，具以十夢次第而說。說已復言：『我以此緣，恐於壽命有所損失。願佛悲愍，為我開決！』<sup>51</sup>這邊的「開決」就意味着著王希望佛陀能為他解釋那些夢的意義。另外兩種用法是則譯本上第一次看到的：法天譯《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或現怨親無憎愛 安樂一切諸眾生 洞明方論種種法 彼仙開決光明道」的「開決」，在同朝代其他譯本裡，都搭配著「斷」<sup>52</sup>、「斷滅」<sup>53</sup>、「斷除」<sup>54</sup>、「斷絕」<sup>55</sup>、「絕」<sup>56</sup>、「散」<sup>57</sup>、「除」<sup>58</sup>、「除散」<sup>59</sup>、「破」<sup>60</sup>、「解破」<sup>61</sup>等動詞，也有單獨的「決」<sup>62</sup>以及複合詞「決除」<sup>63</sup>。至於義淨的「大眾疑心」，可參考元智菩提流支《金剛仙論》所謂：「『佛言：『如是』』者，如來可須菩提所說當理。佛去大眾疑心，明：『實如汝所說，……』」<sup>64</sup>而用到「去」來配合「疑心」，則有東晉竺無闍《寂志果經》的「比丘去疑心，無猶豫」<sup>65</sup>與《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東晉竺難提《大乘方便會》的「除去疑心」<sup>66</sup>。依此可知，「開決」在同語境出現時，「開」、「決」兩個詞素無疑都反應「銷除」、「解除」、「突破」之類的意思。<sup>67</sup>北宋的譯者多沿襲這樣的用法，但是整體運用上較唐代譯本活潑。消除疑惑的例子有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68</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69</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70</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嘉生有疑惑開決」<sup>71</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72</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73</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74</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75</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嘉生有疑惑開決」<sup>76</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77</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78</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79</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80</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嘉生有疑惑開決」<sup>81</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82</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83</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84</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85</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嘬生有疑惑開決」<sup>86</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87</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88</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89</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90</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嘬生有疑惑開決」<sup>91</sup>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中「時淨意兜泥陀前白佛言：『世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是請問開決。……復次——淨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sup>92</sup>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外，有一例的使用跟《陀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此時開決疑惑！」<sup>93</sup>以及同經：「爾時苾芻咸生疑惑，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至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sup>94</sup>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sup>95</sup>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一切眾中尊 嘬生有疑惑開決」<sup>96</sup>以及施護譯《淨